

音韵学概要

谢纪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韵学概要

谢纪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3002355

(桂)新登字 04 号

要 科 学 音

音 韵 学 概 要

音韵学概要

谢纪锋 著

责任编辑:赵明节

封面设计:吕毅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计测中心激光照排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13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7—5633—1395—8/G·1124

定价:5.00 元

前言

笔者自1984年起讲授中文系本科生的音韵学选修课,听这门课的同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准备报考语言方向研究生,另一部分虽然不想考研究生,但有志于语言文字工作。此后每年选修这门课的大都是这两部分人。这样,笔者试编的讲义就必须考虑到如何符合听课同学的需要——这也可以叫做“教师为学生服务”吧。因此每讲一遍,都要征求听课人的意见。8年之中,我讲了12次(其中有4次是为助教进修班讲的)。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调整讲授内容。这本《音韵学概要》(以下简称《概要》)就是这样在8年时间里经过十几次增删而形成的。《概要》中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直接承袭于笔者的业师俞敏先生。俞先生的学术成就令海内外学人景仰,弟子谢纪锋虽然登堂,但远远没有入室,甚至对先生深邃而独到的学术见解,未能领会其真谛。因此,尽管编写《概要》时有不违师训的初衷,但编成之后仍可能有乖悖师训之处,为此恭请恩师教诲,也请各位师兄指正。

音韵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高校的一门课程是近六七十年的事。在封建社会里,音韵学只是传统的小学内容之一,而传统小学则是经学附庸。在传统小学中,虽然以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并称,但实际上是以词义为核心,音韵是理解词义的前提,段玉裁说得好:“音均(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清人

认为语音是词义的锁钥，词义是解“经”的基础，通“经”是学人入仕的敲门砖。这样一来，音韵就成了附庸的附庸。在清末语言学大师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大力提倡下，在现当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传统小学彻底从经学中解放出来，音韵学得以摆脱双重附庸的地位，成为汉语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音韵学被称为“绝学”，并不是近几十年的事，最晚在明清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有这种看法了。清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就有借紫衣女子之口讥讽读书人不懂反切的描写。世人之所以称音韵学为“绝学”，可能有很多原因。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以下两条：其一，当时人们不懂得古今音变的道理，以明清语音（甚至是方言）读隋唐以前的反切，自然难免扞格不入；其二，音韵学术语，特别是等韵学的门法确实令人头疼。第二条原因显得更直接、更突出。在古代音韵学没有严格的统一的术语，各家著述中常常是自立名目，有些是名同实异，有些是名异实同，初学者一时难以完全掌握。等韵门法的出现，本来是为了解释反切与韵图、时音与反切的差异，但由于解释者本人对某些差异的理解程度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术语本身的异同交互，这就使门法成了音韵学领域的死角，即使对音韵学有一定了解的人，也往往不敢问津。《概要》则试图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摘掉音韵学的“绝学”帽子，破除神秘感，为初学者架设一座径直通向汉语语音史研究殿堂的桥梁。这正是笔者良苦用心所在。具体做法是：第一，在全书中由始至终贯穿语音不停地发展变化的基本观点，使初学者树立起古今音不同的观念；第二，中古音、上古音、等韵三章都在第一节专门介绍有关的基本术语，努力从现代语音学角度加以解释。

自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以来，中外致力于“切韵”音系研究者不乏其人，成绩斐然，并对高氏拟音多有匡正。《概要》关

于 206 韵的拟音仍取高氏说,这并非笔者食古不化,其用意在于:一、高氏排除重纽,这无疑是当代多数学者所不能赞同的,但重纽对初学者是最难于理解的,也是当今学术界尚未最后解决的问题,如果能使初学者在学习 206 韵的拟音时排除这一难题,就大大减轻了学生负担,方便于初学者;二、用音标构拟中古音是高氏首创,《概要》作为入门书,列出首创者的成果,也有饮水思源之意;三、拟音本来就是一种假说,无论列出哪一家的,都是举例性质,初学者知道其中一种,以后有机会研读其他学者的专著,自然可以“反三”。

音韵学作为选修课,按每周两节课计算,一般讲授半年。按这个要求,《概要》内容可能略多一些,讲授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删。每章后有若干练习题,供初学者复习理解教材之用。

做为教材,观点应力求平稳,尽量选取多数学者公认的见解。《概要》主要观点多数采自前贤诸说,笔者本人的看法,体现在有争议问题的取舍之中。当然,笔者亲自研究过的若干问题也写进了书中。全书持论当否,恳请前辈及同好公裁。

黄季刚先生曾有 40 岁以前不写文章、50 岁以前不著书的名言,以季刚先生之才器,尚且厚积薄发如此。纪锋虽年届 50,但资质愚钝,今编成这本小册子,思及季刚先生遗训,惴惴之情可以想见。如承蒙大方之家不弃,肯赐嘉言,不胜荣幸。

广西师大出版社承担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既是对音韵学初学者的关心,也是对作者的惠顾。在这里向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概要》不辜负各方面的厚望与重托,起到引导初学者迈进音韵学大门的作用。

谢 纪 锋

1992 年 3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音韵学	(1)
第二节 学习音韵学的用途	(3)
第三节 克服神秘感 学好音韵学	(8)
第四节 音韵学研究的方法和材料	(10)
思考与练习	(16)
第二章 注音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17)
第一节 比况注音	(18)
第二节 读若	(21)
第三节 直音	(25)
第四节 反切	(28)
第五节 反切的改良	(36)
第六节 双反语、双声语和切口	(41)
思考与练习	(42)
第三章 韵 书	(44)
第一节 韵书的产生和早期韵书	(44)
第二节 《切韵》和《切韵》系统韵书	(51)
第三节 改变 206 韵格局的韵书	(61)
思考与练习	(66)
第四章 中古音	(68)
第一节 基本概念	(70)
第二节 中古音的研究方法	(80)
第三节 中古声类和声母	(88)

第四节 中古韵类和韵母	(102)
第五节 重组	(123)
思考与练习	(127)
第五章 等韵学	(128)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28)
第二节 等韵学的产生和韵图中的“等”	(141)
第三节 等韵学的发展	(155)
第四节 韵图	(165)
第五节 韵图的使用方法	(183)
第六节 门法	(185)
思考与练习	(193)
第六章 上古音	(195)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95)
第二节 上古韵部研究的开始	(198)
第三节 上古韵部研究的奠基阶段	(208)
第四节 上古韵部研究的深入阶段	(215)
第五节 上古韵部研究的总结	(227)
第六节 上古声母系统	(231)
第七节 上古声调	(238)
思考与练习	(243)
第七章 中古音与上古音和中古音与现代音的关系	(245)
第一节 中古音与上古音	(245)
第二节 中古音与现代音	(249)
思考与练习	(26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音韵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问，旧称小学。音韵学通常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部分。具体研究对象是一个音节（体现为一个汉字）的声、韵、调三种要素的分合异同。

语音与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着。只是这种变化是异常微小缓慢的，在短时间内单凭感官无法察觉。我国是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古国。在 5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汉语语音究竟发生多大的变化，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举个明显的例子吧，今天我们读唐代诗歌，会发现有些诗的韵脚不押韵了，如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还时。”用普通话读，“之”“时”可以押韵，“陲”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之”“时”押韵。其实，在王维那时候，“之”“陲”“时”三个字是可以在一起押韵的，并且是和谐的。我们今天觉得不能押韵了，正是古今语音变化的结果。如果读《诗经》，就会发现更多不押韵的现象。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第四章：“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须我友。”用普通话读，四句的末尾字“子”

“否”“否”“友”，不能在一起押韵。其实，在周秦时代，这四句诗句句押韵。语音变化不只表现在韵母上，声母、声调也有变化。上面举押韵的例子是为了使读者容易感觉到。如果把声、韵、调三方面的变化同时表现出来，这种变化是惊人的，以普通话语音衡量，简直面目全非。

假如说对语音的古今变化不好理解，不妨看看现代汉语方言的情况。众所周知，粤语与吴语、闽语与湘语、赣语与客家话等等，两种方言区的人如果不以普通话为媒介，简直无法交流思想。千差万别的方言，正是语音古今变化的遗迹。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东汉刘熙《释名》说：“车，古声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居，若居舍也。”刘熙已经感觉到“车”字在周秦和汉代读音不同了。后来的学者陆续从不同角度研究语音变化的现象，分析变化的原因，寻找变化的规律。这样逐渐兴起音韵学这门科学。

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语音，但它不同于语音学。

音韵学把语音当作一种交际工具来研究。交际工具的特点是传达信息、交流思想。所以，只有那些能够区别意义的语音才是研究的对象。如[k'ai](开)和[kai](该)两个音节，只有声母送气与不送气的不同，这微小的读音差异，却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开”和“该”意义不同。这样的语音差别是音韵学的研究内容。[kən](根)和[kuaŋ](光)声母都是[k]，但两个音节中的[k]发音部位不一样，声音也不完全相同。前一个[k]在元音[ə]和尾音[n]的影响下，发音部位靠前，不圆唇；后一个[k]在主元音[a]和收尾音[ŋ]的影响下发音部位靠后，在[u]介音影响下有圆唇动作。尽管这两个[k]的实际音质不同，但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不能传达新的信息，那么这样两个音素之间的差异就不是音韵学研究的范围。语音

学却常常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来研究。语音的生理属性指与发音有关的生理器官及其活动状况,物理属性指语音与其他一切声音一样,都是物体振动的结果,所以也具有声音的四个要素:音质、音高、音强、音长。

音韵学研究的是语音系统,即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语音作系统的共时描写,或对某一个音、某一组音的古今异同和演变规律作历时描写,或对不同地域语音系统作比较描写。可见,音韵学是把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研究核心的。语音学则是研究全人类语音的普遍存在的规律,以及各民族具体语言所具有的语音特点。

音韵学不同于语音学,但二者又密切相关。音韵学是建立在语音学的基础上的,是对纷纭复杂的语音现象的概括和提高,不懂语音学的人,很难从事音韵学研究。中国古代有音韵学的时候,还没有语音学的名称,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的音韵学家不懂语音学。相反,那时著名的音韵学家同时也是高明的语音学家。如南朝末年的颜之推,是确定《切韵》音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能对各地方音剖析入微,正是精通语音学的标志。清代学者常说“审音”,“审音”就是从语音学角度分析语音系统。反之,语音学也永远离不开音韵学,因为研究全人类共同的语音规律,要在各民族语音系统上进行。

第二节 学习音韵学的用途

音韵学是汉语语音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现代汉语音韵学,可以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系统性,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学习古代汉语音韵学,则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条件。音韵学研究成果为政府制定语文政策、为人们贯彻执行语文政策提供科学的历史根据。如果从学习者个人的具体

应用上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通声音、明训诂。

凡是从事古代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的人,首先遇到的是词义问题,也就是古人说的训诂问题。训诂中的重要现象是通假以及词义演变中的音近义通。如果不懂音韵学、特别是古音学,就很难彻底解决训诂问题。清代小学家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对音韵学的重要性有过极其精辟的论述。

钱大昕《六书音均表·序》说:“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二之。音声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与义也。”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说:“音均(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玉裁之为是书,盖将使学者循是以知假借转注,而于古经传无疑义。”

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见《经义述闻·叙》)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说:“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此《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所为记也。”

章炳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叙》说:“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

上述经学大师、小学家们从实践中深深认识到音韵学在阅读古书中的作用。

2. 提高对古代诗赋的鉴赏水平。

(1)有了音韵学知识,可以清楚知道诗句的韵脚和平仄,更好地体会诗赋语言的音乐美。如: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者”“下”押韵,按现代汉语普通话读,这两个字无法押韵。隋唐时代这两个

字同在上声马韵，韵母为[ia]，当然是非常和谐的押韵字。不学音韵学就很难认识到这点。格律诗之所以具备琅琅上口、音韵铿锵的特点，讲究平仄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杜甫《春夜喜雨》：“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两句的平仄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诗句的词语对仗、平仄相反。出句中“俱”今读去声，《广韵》举朱切，为平声字；“黑”今读阴平，《广韵》呼北切，为入声字；对句中“独”今读阳平，《广韵》徒谷切，为入声字。如果不懂音韵学，很难认识到这两句诗的对得这样工整。也有由于不懂音韵学而校改失误的例子，如杜甫《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原刊本《杜少陵集详注》）现在的中学课本据另外本子作“出门看”，从音韵学角度说，还是作“出看门”更合理。“门”是魂韵字，“村”、“人”是真韵字，按平水韵说真、魂两韵不能通押。但唐代诗人在歌行体诗中常常把这两韵的字放在一起押韵。李贺诗中真魂通押 25 次。如《杨生青花紫砚歌》全诗句句入韵，真、文、魂通押到底，韵字是：神、云、唇、痕、春、薰、匀、昏、新、云（加“。”为真韵，加“。”为文韵，不加为魂韵）。可知杜诗也正是以“门”字与“村”“人”押韵。如果作“出门看”，“看”与“村”“人”不能押韵。

（2）长篇歌行体古诗，可以从换韵中判定层次或段落。如《长恨歌》，第一句到第八句的韵脚是：国、得、识、侧、色。第九句到第十二句的韵脚是：池、脂、时。第十三句到第十六句的韵脚是：摇、宵、朝。每换一次韵，等于是一个自然段。依据韵脚划分层次是极其简便易行的方法。不懂、或者违背了这个原则，就可能出问题。如中学课本《石壕吏》在层次的处理上就值得商榷。“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中学教材把这两句独立成段，接下去“听妇前致词，三男鄜城戍”属下段。其实“怒”“苦”“戍”在一起押韵，不该断作两章。我们从音韵学角度不难做出合理的判断。

音字(3)押韵字音的昂扬和短促往往可以帮助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在表达愉悦的心情时,常常用主元音响亮、带有鼻辅音韵尾的韵,给人以高亢、嘹亮、昂扬的感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韵字是:裳、狂、乡、阳。用的是最响亮的阳唐韵。诗人用入声韵,往往表达凄清、沉郁、哀婉、悲愤等思想感情。柳宗元《江雪》的韵字是:绝、灭、雪。用的是入声屑薛韵。入声字读音低沉、短促,尾音不能延长,这对诗人抒发郁闷、苦恼、孤傲的思想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部用入声韵,这与要表达的悲愤感情分不开。

(4)有时可以通过诗文韵脚来判定作品产生的时代。在60年代初期有过一场关于《胡笳十八拍》作者真伪问题的讨论。当时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派,认为是汉末蔡琰(蔡文姬)所作,另一派认为系后人的伪托。两种意见争论很久,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后来刘盼遂先生通过考证《胡笳十八拍》用韵,证明它用的是平水韵。如第二拍有“家”“沙”“蛇”三字在一起押韵,“家”在汉代以前与“姑”“鱼”一类字押韵,而不与“沙”“蛇”一类字押韵,“家”“沙”“蛇”在一起押韵是《切韵》以后的事。几百字的短文,一锤定音,《十八拍》是隋唐以后的作品无疑。从此《十八拍》作者真伪问题的争论宣告终结。

3. 从事方言研究。我国幅员辽阔,方言复杂。掌握汉语方言知识,对于现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促进汉语规范化和推动文字改革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又是研究汉语发展史、探讨普通语言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方言语音的研究是其中重要一项。古代专门研究方言语音的著作很少,建国后在方言语音调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方言语音的研究仍未能很好展开。在当前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形势下,迫切要求方言语音的研

究有个飞跃进展,为社会交际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方言语音的研究离不开音韵学。现代汉语各种方言语音,都可以在《切韵》音系中找到根据。而《切韵》音系正是音韵学的重要内容。三

4. 有助于汉语词汇学、句法学的研究。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不仅语义离开它就失去载体,就是词法、句法离开它也无法存在。因此,研究任何一种词汇、句法现象,都不能不考虑到它的语音要素。如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与语音要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甲骨文时代几乎全是单音词,到了春秋时代,单音词仍占词汇的绝大多数。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事物逐渐纷繁复杂,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要求词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词汇发展的进程中,单音节的语音形式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任何一种语言的音节都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即使可以增加,也必然要影响到社会交际,反之,如果把音节限定在某一个范围之中,要表达不断产生的新事物、新概念,就只好用原有语音形式,这样同音词越来越多,无限增加同音词,也要影响到社会交际。因此,复音词大量产生与汉语词汇音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伴随复音词的产生,汉语构词法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可见,学习音韵学对研究汉语语法史有着重要作用。

5. 为普通话正音提供历史依据。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但事实上并非把北京话中所有字词的读音全部吸收到普通话中来,而是经过了取舍。取舍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历史读音。如:老北京话读“波”为[p'ɔ],声母为送气辅音;普通话正音为[pɔ],声母为不送气辅音。这样正音的根据就是历史读音,“波”《广韵》博禾切,声母是不送气的双唇塞音。再如,“连”老北京话读阴平,普通话正音为阳平。这个字的正音根据是历史音变规律,“连”《广韵》力延切,声母是鼻音,在中古属于次浊,按

照音变规律,次浊声母的平声字一律变成阳平。《切韵》中条音《清世》亦以何韵,音韵言式特各韵好分照。等韵音并不离宗

第三节 内 克服神秘感 学好音韵学

克服神秘感,学好音韵学,关键在于克服神秘感。

过去,人们一谈到音韵学,就把它看得很神秘,似乎是一门极其玄妙的学问,可望而不可即。其实,这是由于不了解音韵学这门科学而产生的一种错觉。音韵学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和玄妙可言。在音韵学这个领域中,古代学者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巨大成绩。“五四”以后的学者,利用现代语音学知识,结合方言和对音材料,又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音韵学的神秘色彩主要是某些等韵学家强加上的。一种情况是,有些学者对等韵学理解得比较深刻,但由于缺乏语音学理论,当时又没有统一的科学术语,苦于无法表达,于是用打比方来说明道理,结果很简单的问题往往说得玄虚奥妙,令人费解。如,江永可算得上音韵学大家,古音、今音、等韵无不精通,但是他在解释某些语音现象时,所用的比喻很难理解。他在《音学辨微》中说:“清浊本于阴阳:一说清为阳,浊为阴,天清而地浊也。”以天地、阴阳比喻清浊,无法让人们真正理解清浊是怎么回事。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半通不通的等韵学者,把音韵学名词牵强附会地与某些传统观念结合起来,如,刘鑑《切韵指南》说:“见等牙肝角木东,舌心微火喻南风,北方肾水羽唇下,西面商金肺齿中,喉案土宫脾戊己,西南兼管日来同。后进未明先哲意,轩辕格式为君明。”这是在解释牙、舌、唇、齿、喉五音与五脏、五行、五方、星宿的关系。真是不解释还明白,越解释越糊涂。音韵学给人以神秘色彩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了症结所在,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要想学好音韵学，就要科学地理解音韵学的基本术语，不被纷繁复杂的传统术语以及等韵学家对术语的千奇百怪的说解所迷惑，也就是罗常培先生倡导的“祛妄”。只有“祛妄”，才能认识到这一学科的本来面目，才能坚定信心，把这门科学彻底学好。

首先要学习语音学。要想科学地理解音韵学的基本术语，就必须具备语音学的基本常识，彻底掌握发音原理，用科学的语音学术语去对应或解释音韵学的有关术语，音韵学就不难学、不神秘了。以上述的清浊和五音为例，清浊就是不带音和带音，牙、舌、唇、齿、喉五音，就是舌根、舌尖中、双唇、舌尖前和舌尖后等发音部位。这样简单明确的问题，到了等韵学家笔下就变成什么天地、阴阳、五方、五行、五脏、星宿等玄而又玄的东西了。所以，语音学常识是学习音韵学的基础，是入门的钥匙。在掌握语音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提高语音实践能力。要训练听力，能分辨出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相近的一些音素，要掌握一些常用的国际音标，以便记录听到的语音，或者用音标表达对某些语音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多学一些方言和外语。音韵学的内容包括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和历史上各时期的语音系统，但一般说来，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放在现代汉语和方言中学习，音韵学往往以历史上的语音系统为主要内容。而语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说话的声音今天无法听到，所以语音上的隔膜也是今天学习音韵学的难点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难点，应多学一些方言，方言语音是历史语音的遗迹，从方言语音中可以窥见古今语音变化的消息。如，北方人往往不理解入声的发音方法，而粤语则完整保存了中古三种入声收尾音，学一点粤语自然就理解了。还应多学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用音译名词的原文与汉字对勘的方法学习、研究相应时代的语音系统。

《集韵文例音韵学》见 ①